



鲁迅小说诗散文选讲

作品选讲

# 鲁迅小说诗歌散文选讲

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  
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

编写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**鲁迅小说诗歌散文选讲**

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 编写  
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南宁地区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12.125印张 260,000字

1980年10月第1版 1980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,500册

书号 10113·136 定价0.82元

# 目 录

## 小 说

《狂人日记》	1
《孔乙己》	34
《药》	52
《一件小事》	73
《风波》	88
《阿Q正传》	111
《社戏》	180
《祝福》	202
《理水》	240

## 诗 歌

《自题小像》	280
《湘灵歌》	286
《自嘲》	292
《无题》（“万家墨面没蒿莱”）	299

## 散文诗

《〈野草〉题辞》	304
《雪》	315

《这样的战士》	325
---------	-----

## 散 文

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	337
《藤野先生》	362
编后记	383

## 狂 人 日 记

某君昆仲<sub>1</sub>，今隐其名<sub>2</sub>，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；分隔多年，消息渐阙<sub>3</sub>。日前偶闻其一大病；适<sub>4</sub>归故乡，迂道往访<sub>5</sub>，则仅晤<sub>6</sub>一人，言病者其弟也。劳君远道来视，然已早愈，赴某地候补<sub>7</sub>矣。因大笑，出示日记二册，谓可见当日病状，不妨献诸<sub>8</sub>旧友。持归阅一过<sub>9</sub>，知所患盖<sub>10</sub>“迫害狂”<sub>11</sub>之类。语颇错杂无伦次<sub>12</sub>，又多荒唐之言；亦不著月日<sub>13</sub>，惟墨色字体不一，知非一时所书。间亦有略具联络者，今撮录<sub>14</sub>一篇，以供医家研究。记中语误，一字不易；惟人名虽皆村人，不为世间所知，无关大体，然亦悉易去<sub>15</sub>。至于书名，则本人愈后所题，不复改也。七年四月二日识<sub>16</sub>。

### 一

今天晚上，很好的月光。

我不见他，已是三十多年；今天见了，精神分外爽快。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，全是发昏；然而须十分小心。不然，那赵家的狗，何以看我两眼呢？

我怕得有理。

### 二

今天全没月光，我知道不妙。早上小心出门，赵贵翁的

眼色便怪：似乎怕我，似乎想害我。还有七八个人，交头接耳的议论我，又怕我看见。一路上的人，都是如此。其中最凶的一个人，张着嘴，对我笑了一笑；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，晓得他们布置，都已妥当了。

我可不怕，仍旧走我的路。前面一伙小孩子，也在那里议论我；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，脸色也都铁青。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，他也这样。忍不住大声说，“你告诉我！”他们可就跑了。

我想：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，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；只有廿年以前，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，踹了一脚，古久先生很不高兴。赵贵翁虽然不认识他，一定也听到风声，代抱不平；约定路上的人，同我作冤对。但是小孩子呢？那时候，他们还没有出世，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，似乎怕我，似乎想害我。这真教我怕，教我纳罕。而且伤心。

我明白了。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！

### 三

晚上总是睡不着。凡事须得研究，才会明白。

他们——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，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，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，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；他们那时候的脸色，全没有昨天这么怕，也没有这么凶。

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个女人，打他儿子，嘴里说道，“老子呀！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！”他眼睛却看着我。我出了一惊，遮掩不住；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，便都哄笑起来。陈老五赶上前，硬把我拖回家中了。

拖我回家，家里的人都装作不认识我；他们的眼色，也全同别人一样。进了书房，便反扣上门，宛然是关了一只鸡鸭<sub>22</sub>。这一件事，越教我猜不出底细。

前几天，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<sub>23</sub>，对我大哥说，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，给大家打死了；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，用油煎炒了吃，可以壮壮胆子。我插了一句嘴，佃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。今天才晓得他们的眼光，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样。

想起来，我从顶上直冷到脚跟。

他们会吃人，就未必不会吃我。

你看那女人“咬你几口”的话，和一伙青面獠牙人的笑，和前天佃户的话，明明是暗号。我看出他话中全是毒，笑中全是刀，他们的牙齿，全是白厉厉<sub>24</sub>的排着，这就是吃人的家伙。

照我自己想，虽然不是恶人，自从踹了古家的簿子，可就难说了。他们似乎别有心思，我全猜不出。况且他们一翻脸，便说人是恶人。我还记得大哥教我做论<sub>25</sub>，无论怎样好人，翻他几句<sub>26</sub>，他便打上几个圈；原谅坏人几句，他便说，“翻天妙手<sub>27</sub>，与众不同。”我那里猜得到他们的心思，究竟怎样；况且是要吃的时候。

凡事总须研究，才会明白。古来时常吃人，我也还记得，可是不甚清楚。我翻开历史一查，这历史没有年代，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“仁义道德”几个字。我横竖睡不着，仔细看了半夜，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，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“吃人”！

书上写着这许多字，佃户说了这许多话，却都笑吟吟的



睁着怪眼睛看我。

我也是人，他们想要吃我了！

#### 四

早上，我静坐了一会。陈老五送进饭来，一碗菜，一碗蒸鱼；这鱼的眼睛，白而且硬，张着嘴，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。吃了几筷，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，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。

我说“老五，对大哥说，我闷得慌，想到园里走走。”老五不答应，走了，停一会，可就来开了门。

我也不动，研究他们如何摆布我；知道他们一定不肯放松。果然！我大哥引了一个老头子，慢慢走来，他满眼凶光，怕我看出，只是低头向着地，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。大哥说，“今天你仿佛很好。”我说，“是的。”大哥说，“今天请何先生来，给你诊一诊。”我说，“可以！”其实我岂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刽子手扮的！无非借了看脉这名目，揣一揣肥瘠；因这功劳，也分一片肉吃。我也不怕；虽然不吃人，胆子却比他们还壮。伸出两个拳头，看他如何下手。老头子坐着，闭了眼睛，摸了好一会，呆了好一会；便张开他鬼眼睛说，“不要乱想。静静的养几天，就好了。”

不要乱想，静静的养！养肥了，他们是自然可以多吃；我有什么好处，怎么会“好了”？他们这群人，又想吃人，又是鬼鬼祟祟，想法子遮掩，不敢直捷下手，真要令我笑死。我忍不住，便放声大笑起来，十分快活。自己晓得这笑声里面，有的是义勇和正气。老头子和大哥，都失了色，被我这

勇气正气镇压住了。

但是我有勇气，他们便越想吃我，沾光一点这勇气。老头子跨出门，走不多远，便低声对大哥说道，“赶紧吃罢！”大哥点点头。原来也有你！这一件大发现，虽似意外，也在意中：合伙吃我的人，便是我的哥哥！

吃人的是我哥哥！

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！

我自己被人吃了，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！

## 五

这几天是退一步想：假使那老头子不是刽子手扮的，真是医生，也仍然是吃人的人。他们的祖师李时珍做的“本草什么”<sup>30</sup>上，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；他还能说自己不吃人么？

至于我家大哥，也毫不冤枉他。他对我讲书的时候，亲口说过可以“易子而食”<sup>31</sup>；又一回偶然议论起一个不好的人，他便说不但该杀，还当“食肉寝皮”<sup>32</sup>。我那时年纪还小，心跳了好半天。前天狼子村佃户来说吃心肝的事，他也毫不奇怪，不住的点头。可见心思是同从前一样狠。既然可以“易子而食”，便什么都易得，什么人都吃得。我从前单听他讲道理，也胡涂过去，现在晓得他讲道理的时候，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，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。

## 六

黑漆漆的，不知是日是夜。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。狮子

似的凶心，兔子的怯弱，狐狸的狡猾，……

## 七

我晓得他们的方法，直捷杀了，是不肯的，而且也不敢，怕有祸祟。所以他们大家连络，布满了罗网，逼我自戕。试看前几天街上男女的样子，和这几天我大哥的作为，便足可悟出八九分了。最好是解下腰带，挂在梁上，自己紧紧勒死；他们没有杀人的罪名，又偿了心愿，自然都欢天喜地的发出一种呜呜咽咽的笑声。否则惊吓忧愁死了，虽则略瘦，也还可以首肯几下。

他们是只会吃死肉的！——记得什么书上说，有一种东西，叫“海乙那”的，眼光和样子都很难看，时常吃死肉，连极大的骨头，都细细嚼烂，咽下肚子去，想起来也教人害怕。“海乙那”是狼的亲眷，狼是狗的本家。前天赵家的狗，看我几眼，可见他也同谋，早已接洽。老头子眼看着地，岂能瞒得我过。

最可怜的是我的大哥，他也是人，何以毫不害怕；而且合伙吃我呢？还是历来惯了，不以为非呢？还是丧了良心，明知故犯呢？

我诅咒吃人的人，先从他起头；要劝转吃人的人，也先从他下手。

## 八

其实这种道理，到了现在，他们也该早已懂得，……

忽然来了一个人；年纪不过二十左右，相貌是不很看得清楚，满面笑容，对我点头，他的笑也不象真笑。我便问他，“吃人的事，对么？”他仍然笑着说，“不是荒年，怎么会吃人。”我立刻就晓得，他也是一伙，喜欢吃人的；便自勇气百倍，偏要问他。

“对么？”

“这等事问他什么。你真会……说笑话。……今天天气很好。”

天气是好，月色也很亮了。可是我要问你，“对么？”他不以为然了。含含糊糊的答道，“不……”

“不对？他们何以竟吃？！”

“没有的事……”

“没有的事？狼子村现吃；还有书上都写着，通红斩新！”

他便变了脸，铁一般青。睁着眼说，“也许有的，这是从来如此……”

“从来如此，便对么？”

“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；总之你不该说，你说便是你错！”

我直跳起来，张开眼，这人便不见了。全身出了一大片汗。他的年纪，比我大哥小得远，居然也是一伙；这一定是他娘老子先教的。还怕已经教给他儿子了；所以连小孩子，也都恶狠狠的看我。

## 九

自己想吃人，又怕被别人吃了，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。

面面相觑<sub>37</sub>。……

去了这心思，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，何等舒服。这只是一条门槛，一个关头。他们可是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、师生、仇敌和各不相同的人，都结成一伙，互相劝勉，直相牵掣，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。

## 十

大清早，去寻我大哥；他立在堂门外看天，我便走到他背后，拦住门，格外沉静，格外和气的对他说，

“大哥，我有话告诉你。”

“你说就是。”他赶紧回过脸来，点点头。

“我只有几句话，可是说不出来。大哥，大约当初野蛮的人，都吃过一点人。后来因为心思不同，有的不吃人了，一味要好，便变了人，变了真的人。有的却还吃，——也同虫子一样，有的变了鱼鸟猴子，一直变到人。有的不要好，至今还是虫子。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，何等惭愧。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，还差得很远很远。

易牙<sub>38</sub>蒸了他儿子，给桀<sub>39</sub>吃，还是一直从前的事。谁晓得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，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；从易牙的儿子，一直吃到徐锡林<sub>40</sub>；从徐锡林，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。去年城里杀了犯人，还有一个生痲病的人，用馒头蘸血<sub>41</sub>。

他们要吃我，你一个人，原也无法可想；然而又何必去入伙。吃人的人，什么事做不出；他们会吃我，也会吃你，一伙里面，也会自吃。但只要转一步，只要立刻改了，也就

人人太平。虽然从来如此，我们今天也可以格外要好，说是不能！大哥，我相信你能说，前天佃户要减租，你说过不能。”

当初，他还只是冷笑，随后眼光便凶狠起来，一到说破他们的隐情，那就满脸都变成青色了。大门外立着一伙人，赵贵翁和他的狗，也在里面，都探头探脑的挨进来。有的是看不出面貌，似乎用布蒙着；有的是仍旧青面獠牙，抿着嘴笑。我认识他们是一伙，都是吃人的人。可是也晓得他们心思很不一样，一种是以为从来如此，应该吃的；一种是知道不该吃，可是仍然要吃，又怕别人说破他，所以听了我的话，越发气愤不过，可是抿着嘴冷笑。

这时候，大哥也忽然现出凶相，高声喝道，

“都出去！疯子有什么好看！”

这时候，我又懂得一件他们的巧妙了。他们岂但不肯改，而且早已布置；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我。将来吃了，不但太平无事，怕还会有人见情。佃户说的大家吃了一个恶人，正是这方法。这是他们的老谱！

陈老五也气愤愤的直走进来。如何按得住我的口，我偏要对这伙人说，

“你们可以改了，从真心改起！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，活在世上。

你们要不改，自己也会吃尽。即使生得多，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，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！——同虫子一样！”

那一伙人，都被陈老五赶走了。大哥也不知那里去了。陈老五劝我回屋子里去。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。横梁和椽子都在头上发抖；抖了一会，就大起来，堆在我身上。

万分沉重，动弹不得；他的意思是要我死。我晓得他的沉重是假的，便挣扎出来，出了一身汗。可是偏要说，

“你们立刻改了，从真心改起！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，……”

## 十一

太阳也不出，门也不开，日日是两顿饭。

我捏起筷子，便想起我大哥，晓得妹子死掉的缘故，也全在他。那时我妹子才五岁，可爱可怜的样子，还在眼前。母亲哭个不住，他却劝母亲不要哭；大约因为自己吃了，哭起来不免有点过意不去。如果还能过意不去，……

妹子是被大哥吃了，母亲知道没有，我可不得而知。

母亲想也知道；不过哭的时候，却并没有说明，大约也以为应当的了。记得我四五岁时，坐在堂前乘凉，大哥说爷娘生病，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，煮熟了请他吃，才算好人；母亲也没有说不行。一片吃得，整个的自然也吃得。但是那天的哭法，现在想起来，实在还教人伤心，这真是奇极的事！

## 十二

不能想了。

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，今天才明白，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；大哥正管着家务，妹子恰恰死了，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，暗暗给我们吃。

我未必无意之中，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，现在也轮到我自己，……

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，当初虽然不知道，现在明白，难见真的人！

### 十三

没有吃过人的孩子，或者还有？  
救救孩子……

一九一八年四月。

### 注 释

- 1 昆仲：兄弟俩。昆，哥哥。仲，兄弟中的老二。
- 2 今隐其名：现在不说出他们的名字。隐，隐蔽，不显露出来。
- 3 阙：同缺。这里指消息逐渐断绝了。
- 4 适：正值，恰逢。
- 5 迂道往访：绕道去探望。
- 6 晤：遇见，见面。
- 7 候补：清朝官制，道员以下，凡是由吏部发配官职而又没有实际单位的，都要到指定的上级官署去报到，等候出缺补官。
- 8 诸：这里作介词，即“之于”的意思。
- 9 持归阅一过：拿回来看了一遍。
- 10 盖：大概。
- 11 “迫害狂”：医学用语，是一种因被迫害引起神经错乱的精神病，患者终日怀疑别人要迫害他。这里指受孔孟之道封建礼教的迫害而发疯。



- 12 错杂无伦次：杂乱而没有次序。
- 13 不著月日：不写明月份和日期。著，记录。
- 14 撮录，摘录，选录。撮，摘取。
- 15 亦悉易去：也通通更换。
- 16 识（Zhi至）：记。这里与志同。
- 17 踹（Chuài）：践踏。
- 18 纳罕：奇怪，惊异。
- 19 枷：旧时用木板制成套在犯人脖子上的一种刑具。打枷，带枷。
- 20 掌过嘴：打过嘴巴。
- 21 出了一惊：吃了一惊。
- 22 宛然是关了一只鸡鸭：好象是关了一只鸡或一只鸭。“一只鸡鸭”，是狂人的语误。
- 23 告荒：报告遭受灾荒的情形，要求减租。
- 24 白厉厉：牙齿磨得白而锋利的样子。
- 25 做论：做策论。策论，是清朝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。
- 26 翻他几句：提出相反的意见，推翻原有的论点和看法。这里指说他几句坏话。
- 27 翻天妙手，会作翻案文章的能手。这里指大哥之流论人总是颠倒黑白。
- 28 兜肚连肠的吐出：把肠胃中所有的东西都吐出。
- 29 揣一揣肥瘠：摸一摸肥瘦。揣，估量，猜测。
- 30 “本草什么”：指明朝著名的医药学家李时珍（1518—1593）著的《本草纲目》。该书曾转引了唐代陈藏器《本草拾遗》中用人肉医治痲病的记载，并作了批判。这里说李时珍的书“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”，是狂人的语误。
- 31 “易子而食”：互相交换子女来吃。见《左传》哀公八年的记载：“楚人围宋，易子而食”。是说楚国人长时间围困宋国都城，城里的人没有食物，只好把自己的孩子同别人的孩子互相